

長恨此身非我有——寒假打工記 ?IP

瀛苑副刊

猶記去年那個酷熱難耐的暑假，為了要度過榜單的那份煎熬，在交出考卷的隔天，我把自己投入工作以求忘憂。大概是我那份彷彿沒有退路似的苦幹蠻勁，感動了店長。今年乍寒時分，那個一臉圓圓胖胖，鼻間頂著一副黑框眼鏡，笑起來老實誠懇，鏡片後卻目露精光，時常把手托在身後，處事俐落地讓我以為他那托在背後的手是不是暗藏了一部計算機的店長。打了通電話來問：「Y猴！今年要不要也來做啊……。」

也許是新竹與淡水相隔太遠，店長那奸婪的笑聲與他手中計算機噠噠聲沒法傳來我耳際；而我也被台北的物價迷了心竅，一聲「好！」就簽下了為期四十天，時薪66.5元、還要加扣勞保、健保，又無供餐、車馬費的廉價勞工。

從此啥麼「寒假充電」、「遊學」、「外語充電」、「電腦加強班」、「救國團遊樂營」……，一概與我絕緣，「嗚呼哀哉！尚饗！」耳畔彷彿聽見，電視機、電玩與我垂淚分別，而為我所敲的喪鐘……。

寒假啊！這個名詞真正的意義之於我，似乎已恍如隔世了。

因為家境的關係，小時候雖然也要打工，但總有幾回可以偷空的長假。但隨著長大，懂事了些，這樣可以偷閒的時光就少了。也許是因為曾入社會一年吧！就略略染上了社會人士的某些習氣，比如說——習慣沒有寒暑假的日子。在老家的時候還覺得無所謂，反而欣喜於打工中與同事的歡笑和存款簿中收入欄裡的那5位數字所得到的成就感。可是在離鄉背井、隻身來到台北後，淡水時有的霪雨不斷，而被迫鎖於寢室的那幾個夜晚，總是不由自主地也被淡淡的鄉愁鎖住了……。

2000年的寒假我卻也被鎖在小小的廠房裡。為了那Double的時薪，那冷冷的除夕夜，我試著忘卻家家戶戶擁衾圍爐的那份溫暖。

於是長長的寒假終於結束了，我終於可以不用再打工了；短短的寒假轉瞬間就消逝了，我還不想放開母親那溫暖的手……。

「長恨此身非我有」。有時候我覺得，現實與物質，似乎比我的意志更能主宰我。